

股市大炒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

林 坚



股市大炒家

林 坚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股市大炒家

林 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马陆分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9,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21-1248-9/I·961 定价: 7.10 元

内 容 提 要

经济改革的浪潮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这部长篇小说叙述的是股市大炒家梁栋奇特有趣的故事。

作家梁栋无意中拥有两千股发展银行的股票，岂料这本是无人要的股票使他一下子暴富。钱生钱的巨大魅力吸引他全身心投入炒股。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各种信息，摸准管理层政策脉搏，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相结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一片看好声中，敏锐发现熊市将要来临，逢高不追莫惜筹，果决地做空；在市道低迷之际，率先预料牛市的曙光将要出现，遇低敢吸勿恐慌，坚决地做多。在股海的汹涌波涛中，他驾驭自如，游刃有余，成了一名众人瞩目的大炒家。他一言九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让熊气弥漫的深圳股市起死回生，他联合众多大炒家救市。当上海股市陷入困境时，他义无反顾，组织人马杀入上海，给上海股市送去暖暖春意。他的声望逐日高，受惠于他的人为了感谢他，给他送来了美女。他是如何对待金钱、美女和人生呢？小说一环紧扣一环，把读者引向意想不到的结局。

小说从股市这个投机市场的新颖视角，透视出深圳特区在经济浪潮下产生的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给作品增加了思想深度。小说对股市的描写富有知识性，对涉足股市的股民来说，获益匪浅。小说对梁栋、倪虹等人物刻画得较丰满，写出了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世界和被扭曲的人性。小说文笔清秀，语言精练，故事情节有张有弛，可读性较强。

目 录

引子 股票,股票股票	1
第 一 章 钱生钱——挡不住的诱惑	4
第 二 章 妻子和情人	15
第 三 章 准股民	23
第 四 章 一个没钱炒股票的大学生	31
第 五 章 离婚	39
第 六 章 血案	50
第 七 章 几个特别的大炒家	53
第 八 章 晴转阴股市多变幻	59
第 九 章 诡计	67
第 十 章 熊市终于来了	76
第 十 一 章 暗恋	81
第 十 二 章 股市不相信眼泪	87
第 十 三 章 一次秘密的救市行动	91
第 十 四 章 东奔西跑为解套	94
第 十 五 章 大众看淡之日正是买入之时	98
第 十 六 章 忽发奇想	103
第 十 七 章 春风暖人心	108
第 十 八 章 股市再起风云	116
第 十 九 章 大炒家泪满襟	123
第 二 十 章 炒股之道,平常道	129
第 二 十 一 章 夜,咖啡和茶	133

第二十二章	街头艳遇	138
第二十三章	小股民沙龙	143
第二十四章	为什么偏偏是你	149
第二十五章	大炒家在行动	160
第二十六章	大炒家沙龙	168
第二十七章	晴空响惊雷	174
第二十八章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77
第二十九章	董事长的礼物	181
第三十章	与众不同	185
第三十一章	逃奔深圳	188
第三十二章	无情人各奔东西	195
第三十三章	赠屋藏娇	196
第三十四章	不在乎也是一种力量	201
第三十五章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神圣的呢	205
第三十六章	深圳再掀股票狂潮	211
第三十七章	出事了	221
第三十八章	阴差阳错股民遗恨失大势	224
第三十九章	老中医谈笑论股市	230
第四十章	大炒家奇袭大上海	238
第四十一章	你是我今生还不清的债	249
尾声		259

引子 股票,股票股票……

这是一个大时代,大起大落。风里来雨里去,芸芸众生,在滚滚红尘中演出几多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一切人一切事,为公也好,为私也好,都在围着钱不知疲倦地转来转去。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和热爱钱,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恨它怨它。曾几何时,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情怀似烟幻化。

钱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又不知道。

钱,是一个迷人的诱惑。

钱生钱,更是一个挡不住的诱惑。

自一九八七年五月深圳市发展银行率先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至今,已有三十多家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股票以它特有的无法替代的魅力,诱惑着千万男女为它发疯发狂为它歌为它泣。股票是一种欲望,因为它可以钱生钱,钱生钱。假如你有幸于一九八七年五月,花二千元买入一百股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的话,那么,现在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啦。

你不信?那好吧,你不妨拿起纸笔,悄悄地算一算这笔流

水账：

1. 一九八七年五月买入一百股，投资二千元。

2. 一九八八年三月分红，二股配一股，配股价为二十元一股。也就是说，一百股变成一百五十股，总投资三千元。

3. 一九八九年三月分红，二股送一股，二股配一股，配股价为四十元。鸡生蛋蛋生鸡，你手头上的股票变成三百股，总投资六千元。

4. 一九九〇年三月分红，二股送一股，再拆细为面值一元一股，再以三元五角六分的价格十股配一股。此时此刻，你手头上的股票已是九千九百股，总投资是九千二百零四元。

5. 一九九一年三月分红，十股送四股。同年八月，又以每股十二元的价格十股配三股。这时，你已拥有发展银行的股票一万八千零一十八股，总投资是五万九千一百元。

6. 一九九二年三月分红，二股送一股，这时，你的股票增至二万七千零二十七股。

.....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

你是个事业心颇重的人，每天忙得上蹿下跳，除了开拓自己的事业之外，一切无暇他顾。或者你干脆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整日里有做不完的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搞清洁，相夫教子，操劳得一双手皮厚肉粗，原本纤细的细腰形如水桶。没问题，你不必每天都要往证券公司里跑一趟，反正，你若想将手头上的股票变成现钱的话，而你又是一九九二年五月底将手头上的股票全部抛售——那时“发展”的最高价是四十八元五角五分——你就是个百万富翁了。

有人说，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有人说，深圳是遍布机会的天国。是是非非，错错对对，姑且不去评说它。不过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深圳为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了种种的可能性。

深圳人大多数是移民，无论是经理还是打工仔，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动人的故事。多年前，股票以势不可挡的力量介入深圳人的生活，从中又酿出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故事比起作家的创作，不知要丰富多少呢。

事实上，谁又能虚构得过生活呢？

第一章 钱生钱——挡不住的诱惑

深圳的四月，天气早就热起来了。

快要成为股市大炒家的梁栋像往日那样倦恹恹地从床上爬起身，觉得脑袋昏沉沉的直往下坠。他盘起双腿闭着眼，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然后，下足了决心似的猛地一跳而起，还留着他的体温的那条毛巾被，彷彿还在梦中，缠着他一只脚，令他踉跄了几步。

这时是早上八点三十分。

老婆少娟早就上班去了。她在一家内联公司里做经理，上下班都有车接送。每天早上，那车就开到他家旁边的那个路口，叭叭地响四声喇叭，绝不多响一声，也绝不少响一声。梁栋听到了这声音，就要从梦中惊醒，再也续不上昨夜那个梦了。

梁栋的梦总也作不完。

梁栋的梦总是残缺不全。

梁栋恨透了这喇叭声。这几声响耐人寻味，彷彿是偷情的暗语。梁栋有一百个理由相信他老婆死一百次也不会有一块贞节牌坊，这倒不是冲她一个星期去一趟美容院，一个月换一次发型，两天去一次健身中心而产生的臆想。时间在他老

婆身上倒流的种种迹象，一分一寸都触到了梁栋内心的隐痛。

梁栋打着哈欠走出门。外面阳光灿烂，每一家的阳台上，都有一团团的花在盛开，种在路边的深圳市花杜鹃更是一丛一丛，开得热烈无比，红的紫的白的争奇斗艳，令人眼花缭乱。梁栋买了一份《深圳特区报》，一边低头翻看着，一边走向公共汽车站。

梁栋看见了自己策划的那个红宝石手表的广告。他停下脚步，嘴角流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广告占着三分之一的版面，但是里面只有一句话：“明天，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其余全是空白。没有哪个厂家会这样花钱做广告的，不过，明天等着瞧吧！梁栋想。

明天的《深圳特区报》将在同一个版面同一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红宝石手表只有一个缺点：让习惯迟到的人再也找不到借口！”谁看了这两则广告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栋任职的那家创意广告公司位于国贸大厦。梁栋在这家公司干了一年多了，还不清楚创意是家独资公司还是合资公司。创意广告公司的管理者别出心裁：公司里的职员工资都不高，不过，公司却给大家留出了一个很大的赚钱空档，只要你拉到一个广告，你就可以在这个广告上提成百分之三十的金额。所以，“创意”里的人都比较有钱，除了梁栋之外。梁栋从没拉过一个广告，他拉不下那张脸。他觉得在创意广告公司做着策划的工作已够委屈的了，再满街跑去拉广告将一张脸笑得像一朵向日葵，那真的一点自尊心都没有了。

梁栋曾经是个作家，一个发表了几百万字作品至今还未成名的作家。作家的种种毛病，在梁栋身上一样不少；作家的才气灵气，梁栋也不缺。公司里除了经理老余没人知道梁栋曾经是个作家，只觉得梁栋这人怪味。好在深圳这地方人人都在奔忙，一颗心没多余的空间和时间留给别人。梁栋因此也乐得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地上班下班。不过，公司里人人打心里服了梁栋，因为梁栋策划的几个广告，使创意广告公司声名鹊起。他们外出揽业务也因此沾光不少。梁栋觉得广告的策划跟构思小说差不多，不同的是，前者需要很强的商业意识和对市场的敏感。梁栋有时候想，从商做老板也许是他的一种命运，写小说做作家是一种不知命的错误，就好像写一部小说没抓住主题。梁栋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有些沮丧。当初南下深圳，朋友们都说他“下海”了，只有他知道他并没有“下海”的意思。他主要是想换一换环境，心里向望着在深圳这个地方，也许使自己的创作会有所突破，而且少娟又比他早一年调来了。写作依然是他热爱的事业。可是，他来深圳一年多了，并没有写出一篇东西。

梁栋三十五岁了，留着一头几乎贴肩的长发，白净清瘦的脸上长着一圈胡须，一双深陷的眼睛闪着黑亮的光，眉头皱着带着一抹忧郁。鲜见他穿西装结领带，总是套着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洗水布衬衫。他这副行头好像从没变过，他也好像无意去改变它。在公司里，梁栋甚少说话，没事的时候就独自坐在他的位置上，默默地抽着烟，作着冥想，飘浮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公司里的人事纠葛利益争斗男欢女爱，他不闻不问不参与，大家都觉得他能给人一种安全感。梁栋与世无争的姿

态，加上他的几个广告怪招的建树，使他在公司里表现出的自由散漫的作派，并没惹人反感和嫉妒。

深圳什么都快，就是公共汽车慢。梁栋将一份报看完了，还没见公共汽车露面。背后的草地上不知什么时候，黑压压地聚满了一堆人。人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打着手势，神态却是极认真的，好像在共同酝酿着一个什么阴谋。

“他们这是在干嘛？”梁栋问身边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斜着眼往人堆里一瞥，用鄙夷的口吻说：

“炒股票！”

“炒股票？”梁栋第二次听到股票这个字眼。

“炒黑市呢。市政府不知怎么搞的，也不管一管。”中年人气愤地说。

梁栋正想追问下去，公共汽车到站时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凄惨的叫声，把他的话从嘴边压了回去。梁栋回头朝那人堆看了一眼，越发觉得好奇，于是他转身走过去。

在人堆的边缘，梁栋被一个男人截住了去路：

“什么股票？有多少？我要我要！”

“什么股票？”梁栋懵懵然地问。

“是不是‘发展’？”那人问，急不可待似的。

说话间，已经围上来三四个人了。其中一个伸手拉紧梁栋的衣袖，说：

“给我。卖给我。我出四十块。”

“你有多少？我全要了——四十二块，怎么样？”另一个人说。啪啪啪地拍着揣在怀里的黑皮包。

这人的嘴巴发出的一股臭味像烟雾一样喷过来，梁栋感

到一阵恶心。他别过脸去，顺便将那只不属于自己的第三只手推开，说：

“我也要买呀。”

“早说呀你。”第一个将梁栋逮住的人生气地说。

你们一个个如狼似虎的，让人说话了吗？梁栋在心里说。

几个人很快就失望地四散开去了。

梁栋在人堆里转了一圈，浑身大汗走出来，终于弄清楚了这些人此时此地地干什么事了。梁栋站在一棵树底下，看着阳光里的人群，发现自己一颗心在怦怦地加速跳动。四十块一股，家里那一千股“发展”，半年不到不就翻了一番啦！天底下有这等好事？这世界到底是以什么速度在转呀？

半年前的某一天，经理老余向他借两万块，说急着用，救命一般急。梁栋回家跟少娟一说。她沉默了一会，有点无可奈何地说：

“借就借吧，这个人情总得是要找机会还他的，你这么快能调来，靠的是他。”

第二天上午，梁栋将钱交给了老余。下午，老余将他叫进办公室，说了一通现在要进深圳如何如何不容易，然后，像突然想起什么事似的，苦着脸说：

“那两万块短时间内也许不能还给你，抱歉得很！”

“老余你别客气，谁都有急着用钱的时候，是吧？我又没向你逼债。”

老余一听，露出一副很感动的样子，说：

“艺术家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灵，我不如写张借条给你吧？”

梁栋觉得这样子似乎太那个了。

“你这个老余呀，还写什么借条呢。”梁栋说。

“你看这样好不好？”老余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包东西递过来，说，“拿着，你拿着。”

梁栋接过纸包，才感到经理老余曲曲折折地兜着圈儿，快要接近目标了，而他在经理面前却无能为力。

“这是股票，发展银行的股票。”老余说，“上面要求买，说是支持股份制改革。没办法的事，这不，我买了一千股，花了两万块呢。”

梁栋第一次听到股票这个字眼，不禁好奇地问：

“这股票是个什么东西？”

“嗨，股票就是股票呀，”老余哈哈地笑起来，“你有哪家公司的股票就是哪家公司的股东，就是哪家公司的老板啦！我这些股票全给你，算是我还你那两万块，行不行？”

老余目光炯炯地盯着梁栋。梁栋感到一股力量从棕色的大班桌的那一边直逼而来，他看着手上的股票，一时无话可说。

晚上回到家，梁栋将这事跟少娟说了。少娟当下气得脸发白，咬牙切齿地说：

“你真没用！”

梁栋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少娟骂他没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以说他早就习惯了。对付她的策略就是保持沉默。

上床睡觉的时候，少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悲哀地说：

“这世界遍地都是陷阱。我跟老余相交这么多年，他都要算计你。”

“这股票他也是花了两万块买来的，而且这股票嘛又不是几张白纸。”

“你真是傻里傻气到了家了。”少娟气得从床上坐起来说，“这股票要是什么好东西，市政府会那样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去买？告诉你吧，老余这一回是借你过河！”

梁栋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车内照样是塞满了人，但满心喜悦的梁栋没有了往日那种不胜厌烦的感觉。这一回，少娟肯定是乐不可支，左边脸颊的那一个梨窝……没用？我也不是样样都没用呀！梁栋面带微笑，暗自想着。

梁栋刚跨进公司的大门，一个女职员就迫不及待地学着软绵绵的台湾国语说：

“梁生，广告出来啦，看到没有喔。”

“是吗。效果怎么样？”梁栋停下来，一屁股坐在她的桌上。

“好漂亮，好吸引人哦。你看。”

“台湾小姐，我看啦。”

“哎呀，你这个死人头呀，拿我寻开心？”她跺着脚，作撒娇状，一巴掌拍在梁栋的屁股上。

梁栋双脚向上一缩，从桌上跳下来。

“喂，经理打锣找你一整天喽，快进去哟。”她笑着说。

梁栋举起双手，动作优雅地地理一理那头长发，然后朝她打

了一个响槌。

“哎哟，好有型好帅哦。”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梁栋，头侧向一边，双手合拢着放在胸口上，作抒情状。

“今晚请你去卡拉OK。”梁栋回头对她说。

“你可别骗纯真少女哟。”

经理老余一见梁栋走进来，马上就从大班椅上站起身，走前几步，亲热地搂着梁栋的肩膀，推他在沙发上坐下。

“急着找你呢，跑哪里去了？”老余说。

“昨晚没睡好，晚起来了。”梁栋撒了一个谎。

老余递过去一枝烟，梁栋接了，老余又叮地一声擦着打火机，梁栋脖子一伸，将烟点着。老余在搞什么鬼名堂？梁栋喷着烟，心里打着一个问号。

“写东西哪？”

梁栋支吾一声。

“真有你的。在深圳这个地方，还有人在写作，说出来没人信。梁栋行啊！甘于寂寞。”

“老余，你饶了我吧。”梁栋说。

“是这么回事……”

“咱们有什么话不好说的？”

“是这么回事，我先前借你那两万块——唉，当初我一个朋友生意上遇到些困难，没钱周转……他现在好啦，将钱还我了，你看——”老余跑过去，从抽屉里把钱拿出来，放在沙发上，说，“他昨天晚上给我的钱。”

梁栋这时已经知道老余在打什么算盘了。他抽着烟，不说话。